



# 方寸之间 万千精彩

更多灌云热点资讯,请关注“今日灌云”官方微信平台(可同步阅读数字报)、“灌云报”微博。通联热线:13815611781

## 灌云60多年前的支疆移民

□ 愚翁

翻开1996年出版的《灌云县民政志》,“大事记”中有两条支疆移民的大事赫然在目。

60多年前的1958年8月,中共中央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发展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在北戴河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按照中央的要求,江苏省委决定动员支疆的青壮年年龄在十七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其中要有20%左右的生产经验较丰富的壮年,男女人数大体相等。一般暂不带家属,等过二三年后,生产、生活基本稳定,再组织亲属前往。

1959年2月,按照上级下达的指标要求,我县决定动员青壮年1000人参加新疆社会主义建设。3月9日确定了各乡镇支疆人数:伊山、陡沟、龙苴、杨集、小伊公社各120人,王集、南岗公社各80人,下车公社70人,同兴、白蚬、伊芦公社各50人,板浦公社40人,东辛公社20人,共为1040人。

为了加强领导,确保完成任务,1960年3月,县里成立了由县长朱健、副县长顾哲秀等组成的“动员青壮年前往新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在民政科。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发动,自愿报名,领导批准,有1009人前往新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考虑迁送里程较长,大多都在5000公里以上,耗时较长,行程至少8天以上。省里进行了统一组织安排,实行军事化管理。每6万人组成一个支队,2名地委委员级干部部分任支队长和支队政委,每个专区为一个团,团下设营、连、排、班,每50~60人左右一个车厢为一个排。国家农垦部在镇江、蚌埠、徐州、郑州、陕县、西安、宝鸡、陇西、兰州、打柴沟、武威、张掖、玉门、峡东等地设立了供应站,保证熟食、开水供应。这是《灌云县民政志》“大事记”中的一件大事。

对支疆的青壮年而言,亲属问题是影响他们能否扎根边疆的重要因素。1961年3月下旬,国家农垦部移民局副局长徐力之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副厅长谭永华到江苏省协商安排接迁家属问题。本着便于安置、迁送、群众互助的精神,决定尽可能将亲属以迁出县为单位编组,成批动员,集中运送。

1962年,我县再次动员边员亲属进疆居住,与亲人团聚。对进疆亲属,每人发放票5尺,中等棉絮1.5公斤。其中,符合支边条件的每人发棉衣一套,棉被一条,鞋、袜各一双,帽一顶。途中口粮由国家供应。经过一个多月的动员,全县动员进新疆边员的直系亲属1023人,于9月18日,由县民政科安排严汝湘、孙礼仁、宋光芝及医生王基洪、赵瑞5人护送至新疆。他们主要分配在乌鲁木齐、伊犁(伊宁县小龙虾)、吐鲁番一带的机关、工矿参加生产建设。这是《灌云县民政志》“大事记”中的又一件大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县大约人口57万,户数12万。移民1000多人,就涉及总人口的1.8%,总户数的0.8%,影响还是很大的。我就有两个邻居、一个亲戚,都在那时候响应祖国号召,支边去了新疆。其中一个邻居在1970年前后返回了灌云,十几年后又携全家迁去了新疆。他们现在都应该在80多岁以上,和子孙后代一起扎根在了新疆。

我在岗时,县分管领导曾跟我说:在新疆伊犁州伊宁县县城东约3~4公里处,有一个“灌云村”,这里是当初支疆的灌云人群聚地,他们大多是南岗、陡沟、龙苴一带人。现在仍然保持着灌云方言语言、生活习惯。分管领导曾相约抽空组织相关部门和媒体前往拜访。

伊宁县曾经是连云港东西部挂钩协作县,我与曾在伊宁县挂职的领导进行了联系,证实了“灌云村”这个地方,他还曾在下基层时访问过“灌云村”,其中有一家的后代当时担任着伊宁县残联的领导。随着时间的流逝,分管领导提拔调离了灌云,我也同时退到了岗位,此事就搁置未议。但愿将来利用县庆、编纂县志等机会,县里能组织人员前往慰问、访问“灌云村”,把相关情况载入史册。

建国后的支疆工作是党和国家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灌云青壮年及其亲属积极响应祖国号召,从鱼米之乡奔赴荒凉的新疆,尽管遇到了许多困难、问题,但他们不忘初心,践行誓言,扎根新疆,为改变新疆的落后面貌,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愿他们家家幸福安康,世代兴旺发达,新疆更加繁荣昌盛。

## 记忆中的书库

□ 高茵颖

还记得童年时,第一次走进书店书库的情形。那书库不需付费就可以供人阅读,而现在,颓老的书库早已随着时间变成了一栋新兴的图书馆。

那是一间封闭式的藏书间,光线被悬挂在高高的天花板上,离那一双双专注找书的眼神很远很远,所以,大部分时候,多数人总是以脸贴近书脊,试图以眼睛嗅出书皮内的混沌世界,童年的我总是以为人们如此寻求阅读,而我总是满足在窄狭书架里,享受着静谧,期待着一次又一次与书本交集的机会,翻覆在书皮和书页里的自我遐想,知道吗?当书本繁多以至于垂老到饱满快溢到整个存放空间时,它会魔术般地润饰室内所有发出的声响,脚步声会变得细薄低沉,书页翻飞声变得轻盈晶透,而谈话声会清晰透明地被扩大,彷彿这是书库自然发展成的戒律,只容许书页的舞步存在。

那些直立的、倾斜的、横卧的、缺角的、书皮残破的、折角零乱的、自然而然泛黄的小纸薄的书啊,全部默默地待在层分隔的书架上,它们排排挤身站着,等待着一只手指头的敲点、拖拉和翻阅。每当书籍被翻阅,书纸在空气流里会飞出一种古老而陈旧的香气,在光线之下和尘埃漫起舞,彷彿是欢欣鼓舞地迎接重生。那些没人记得的书,迷航在时间之河里的书,永远都在这里等待新的有缘人,赋予它新的灵魂。

那些书里的灵魂,一个个带着古老的智慧字符,他们终究等待那么一天,被一个有缺口的生命给拾起并且阅读,在心里或是嘴里,喃喃地变成咒语,变成智慧的晶体进入心灵发酵,或是变成领悟的泪水而挥发,那阅读者的生命和作者的灵体终于交融,然后发展为新的重生,我是为此而阅读的。

时光飞逝了二十年,老书库早已不复存在,新阅读大楼风光明媚地诞生,而我仍喜欢依恋在书店里嗅寻童年的书香,然而它总是缺少那么一点陈旧破损的香气,老书库消失,文具店落没,取而代之的是富丽堂皇、充满时尚气味的图书大厦,它是如此先进地敞开着,地板光滑,灯影辉煌,刷新音香,精品熠亮,还有音乐无间

不断地鸣放。城市雅痞和时尚熟女穿梭其中,他们笑着拿手机嘻哈,或是提着购物袋像逛街似的采买,或带着公文包翻阅营销策略书,或抹着彩妆的眼神渴求地找寻爱情教战法则,他们为了一个理由,像是快乐生存或找到生命解药来到这里。

多数人被排行榜指引方向,也有少数者从书架上辛勤地自我探寻,更少的人从一本书觅得另一本书,因为这样,所以书店是为此而适时适地装饰地存在着。

而我记忆中的老书库不存在了,从此我把它安置在记忆里,等待着下一次遇见一本颓老的书或是布满尘埃的书室,再次唤醒我的嗅觉与童年的书香幻境。

## 生活之书

□ 伦立飞

我自认为一介书生。至今的前半生,先流于做学生,接着做编辑,最后管理图书,非“书”之生者何也?但,如在怀念外婆的短文中所感叹,生活一直在教训我:“人”生之得失,与读书并无必然联系,很多大智慧,是书斋中出不来的。

那么,何以还是要讲书、论书?至少我自己的感想是读书和生活,我们都难以获得完备经验,至多取一瓢而已。况且人生苦短,涉及有限,不得不采取拿来主义的哲学,中庸的生活态度。

在童年年月,书是稀有品。父母忙工作,外婆不认字,我能记得的书,六七岁之前,一本是彩色的小开本绘图书,蚂蚁一家的故事。我非常喜欢,几乎翻破了,自己用针线订了几次(我那时候居然会穿针引线,这个记忆的确认,靠的就是这本彩色蚂蚁书)。还有一本连环画《洪泽湖上救亲》，茫茫冰湖中的绝望，刻入脑海，一生挥之不去。

直到读小学,突然接触了《西游》《水浒》《三国》(唯缺《红楼梦》)。

有一天,偶尔看到《听话的爸爸最伟大》,是台湾前佛光大学校长赵宁所写,幽默轻松,说出感人的亲情,家庭沟通的要诀。赵宁的书,发自于家庭,夫妻、父亲与儿女之爱,图文并茂,幽默风趣,写,是给儿女的,要和他们做朋友,读,也是很快乐的。读书和生活,在轻松中合一了。

1946年,赵宁三岁,到台湾。他在台湾、美国接受教育。他以“赵茶房”名号行走江湖,是媒体人、作家、画家、节目主持人,还是出版家、教育家;他成立基金会、从事佛教教育……一个名人、大忙人。50岁那年,和年轻的赵茵苗结婚,生育三个儿女。可惜,天不保佑,2008年去世,三个孩子尚未未成年。因而读赵宁此书,幽默的文章,可爱的漫画,又不免有点伤情。

赵宁晚来得子,心情和年轻的爸爸自然不同。在他人做爷爷的年龄,他笔下的故事,处处可见小儿女的智慧和趣味,老爸的返老还童。如在故宫走失之后,无可奈何打电话和台北的女儿聊天。女儿说,你不是告诉我,我走丢了就回到原地等候吗?赵爸爸听了女儿的话,恍然大悟,果然找到了同游人。结果,请所有人吃饭,告诉大家:是女儿教他找回了路。大博士赵宁把和儿女的成长、沟通,写得童趣十足,令人佩服他的爱心、童心和尽心。哄孩子入睡,他把卧室的天花板做成夜光星空,讲儿童故事;女儿幼儿园毕业典礼,他陪伴做毕业旅行,亲近大自然;儿子喜爱捷运,他们一起坐在头节车厢,看五颜六色的台北;还有一起搭积木、学弹琴……现代世界太快太忙了!赵茶房和他儿女的故事,让读者的心慢了、静了。

那真是幸运的童年,开心的成年,还有值得怀念的生活之书!

## 农中岁月

□ 余春明

1968年秋季,我从小学毕业进入本公社的农中读书。农中是农业中学的简称,此前因文革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大概在1967年学校恢复上课,农中就是在这一年创办的。公社没有中学,以前学生根据考试成绩录取到临近的片中和县城中学就读。有了农中后,小学毕业的学生就近都在这里入学。说是中学,其实连间校舍都没有,在马家村的旧祖堂落脚。祖堂有两间房,正堂做教室,厢房是寝室。厨房是单独的一间民房,隔了一个很陡的山坡,有一条长长的石阶相连,翻过石阶就是厨房。一切都是这么简陋,不过既然称之为农中,也就不足为怪了。

“农中”,顾名思义,以学农为主的中学。学校的农场有近三十亩土地,水田为主,部分旱地,这是学生学农的课堂。农场有一间简易的砖瓦房,住有三位农工,放置农具,另有一间牛栏,耕牛两头。农业生产所需的农具应有尽有。三位农工实际上都是小学教师,因本人成分是地主或富农,放在这里劳动改造。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耕田耙地,管理农具,放牧耕牛,安排生产。

我进校时,学校已经有一届学生,新生来后,放在一起,并没有分班。其实也没有分班的必要,没有课本,课程也是随意性的。时事政治就是读报纸,主要学习《毛选》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这些内容一般安排在农闲和雨雪天进行,农忙和天气好时基本全天劳动。还有一项活动就是开学习班,学生定期进行思想汇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那时学生思想单纯,劳动和学习的热情很高,上进心特别强,批评和自我批评一针见血,不留情面。记得有一位徐姓学生患有严重胃病,经常会因胃病躺在床上呻吟。有一次开学习班,大家都在对一位学生提意见。寝室就在隔壁,他也大声地批评这个学生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爱穿着打扮。不久徐同学病重去世,大家分析可能是锅巴吃多了的缘故。这种说法不无道理。那时,厨房里煮的是柴火大锅饭,锅底下有一整块锅巴,焦黄脆硬,香喷可口。少量吃是佳肴,吃多了就会加重胃部的负担,长期这样,就会生病。徐同学过世后,老师还特意组织大家默哀,大家伤感了好一阵子。

学校只有一位老师。说是老师,也就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姓徐,比我大十几岁。他本是当时红卫兵组织的小领导,后来创办农中,公社革委会就安排他做老师。他善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有威信,也很关心学生。有件事我记忆尤深。入学不久,我从家里背来二十多斤大米,到食堂交好,领来饭票。到寝室后,一阵折腾,吃饭时竟然不知道饭票跑哪去了。这让我这个刚离开父母

的十几岁的孩子惊慌不知所措,只知道哭。同学闻讯赶来,告诉了徐老师,他赶快安排管伙食的学生送来二十多斤饭票,让我感到了学校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事情的结尾是喜剧性的。过了十几天,我把被子拿到太阳底下晾晒,谁知饭票竟安然无恙地躺在床板上。一场虚惊,本是好事,可又难坏了我。这饭票怎么处理?是留下来买饭吃,还是上交?我费了好大的心思。买饭吃,亏了良心;上交学校食堂,让人笑话连个饭票都保管不了,最后还是把它偷偷地毁了。这个处理方式一直是我心底的秘密,现在想起来体现了那个时代少年的真诚可爱。

除了农业生产,学校还会组织年纪大点的学生去校外勤工俭学,做的最多的就是去附近大队的砂石矿装沙上船。这个工作除了繁重而且偶有安全事故发生。有一次悲剧发生了,在运沙过程中,负责挖沙的余姓同学被上面崩塌下来大量细沙埋在里面。待救援的同学们从沙堆里刨出他时,他已经没了气息。他就是那个被徐姓同学批评为爱穿着打扮的学生。那个爱美大男孩就这样失去了生命,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我还模糊地记得一点这个个子高大、眉清目秀、略带女生举动的爱美且潇洒的同学的样子。后来,同学们半真半假地说,他们这两个冤家,在另一个世界又相聚了,但愿他们能和睦相处。我想起了“工匠”这个词。

所谓“工匠”,即有工艺专长的匠人。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鲁班、蔡伦、李春、黄道婆……都是著名的工匠。他们以杰出的智慧、精湛的技艺和非凡的创造,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物质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深爱后人敬仰。

近年来,每年都有一批技术标兵被国家授予“大国工匠”的荣誉称号。他们是在新时代国家重器的研发建造中善于钻研,精于细节追求卓越,力求让每一个零件都成为精品,让每一项工作都成为标杆的顶尖技术技能人才,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业绩。他们以“择一事终一生”的精神,用报国的赤子情怀,将自己的全部青春奉献给自己的岗位,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可能”,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古人云: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其实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值得赞叹的能工巧匠。张奶奶就是其中一个。她在小小茅茅上做文章,那精湛的技艺令人叫绝。

茅茅紫黑色,肉色洁白如玉,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水果。为了方便顾客,张奶奶把茅茅削皮削了卖。在这小小的领域,练就了一手过硬本领,被众人称道。我顺手拿起凳子坐在张奶奶旁边,她边削茅茅边告诉我创业的经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丈夫所在企业效益不佳,下岗了,后来身体又不好。一双儿女正在读小学,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就靠她卖茅茅的收入支撑。俗话说:“入行三年穷”刚开始卖茅茅时没有经验,有人买很好,没人买就闲着,一天卖不了多少,当然也挣不了多少钱,生活紧巴巴的。如何扩大销量?经过反复琢磨,认为削得皮卖,既方便客人,又可以增加收入(把自己劳动成本计算在内),张奶奶开始新的尝试。起初削得很慢,深一刀浅一刀,分寸把握不住。浅了,色泽不好看,没有卖相;深了,损耗多,本钱都卖不上来,心里不是滋味。但她不灰心,相信无论做什么只要用心去做总会做好的。

经过几年的辛勤努力,张奶奶削茅茅的动作越来越娴熟,把普通的工作变成炉火纯青的技艺,加之热情服务、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生意越做越好。小小茅茅不仅养活了全家,还为国家培养了两个大学生。交流中,张奶奶显现出满满的自信。

是的,要想成为“工匠”,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普通生活层面来说,对于个人而言,都要具有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务实肯干、坚持不懈、精雕细琢的敬业精神,也就是“工匠精神”。

张奶奶在平凡的事业中追求“你无我有,你有我精,你精我绝”的敬业精神,正是“工匠精神”的最好诠释。

张奶奶的茅茅生意一做就是几十年,她那充满“艺术感”的削茅茅动作成为小巷一道亮丽的风景!

## 与幸福撞了个满怀

□ 孙朝喜

金秋十月,与驴友游了广西。本来不想动笔留墨的,但一翻动同去的驴友编辑的相册,仿佛在那一帧帧仙逸秀美的山水间,有甜甜的山歌如泉流淌,漫出美,溢出美,渗出甜,牵出寿与福来。心里就有与幸福撞了个满怀的澎湃。

广西西部山区,仙峰林立,东部平原,开怀拥抱大海。走进西部山区,那就是走进仙境。山,是孤峰突兀,状如春笋或如稽铤,亦或如仙人驾临,各自独立并不连绵。孤峰被黛黛的原生植被包裹着,如能在漓江之上划桨弄楫,观那倒映清流中的大大小小、远近近的山峰倒影,那你就是神仙的感觉。再有清亮的山歌在峰峦间飘逸,浑然间,况如碰上了壮乡妹子刘三姐,而你自己就是阿牛哥。不信,你可去桂林漓江之头阳朔漓江之尾,可去鹅泉可去明仕田园体验一回。去了,你的文字比我写得还要好千倍。因为,你是福在其中的。

巴马长寿之乡,就藏在这西部山区。这里的土壤含硒,这里的水弱碱,这里的气富氧,这里的洞有磁,就连这里的太阳都射出异常的红外线。这是上帝赋予巴马人的福与寿。全国众多的候鸟人为讨福延寿来这里,喝水、吸氧、接磁、晒太阳,蜂拥不绝。当然,上帝也有鲜为人知的仙机,接磁和晒太阳都得在“百魔洞”里完成。外边怕是就不灵验了。因此,在百魔洞一处见亮的天窗处,你会看到,那一片晒得脊梁冒油的背。大约这里集束的阳光红外线,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更有奇效。你会看到,洞穴的一处宽阔处,一大片数不清如集市般的坐客在这里接磁,广纳而虔诚。这里的地磁、天光都与福气相连,接磁、受光其实就是接福。福多了便是寿。故此,人们为福而至为寿而来。大书法家岳方顺创作的“寿在福中”的巨幅拼字,就刻在巴马村高高的山头上,便是昭告世人的最醒目的招牌。

其实,流动的福,淌在古龙大峡谷的地下河漂流中。乘一艘橡皮小舟顺流而下,或静水观绿,或激流抢滩,或明溪竞渡,或溶洞穿越,皆是一种体验与享受。溪水上,游客惊叹私语,船首处,船工摇浆山歌;看溪岸,芭蕉相拥见客,望远山,派峰翠鸟鸟鸣。这时,你会脱口而出“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时,你会脱口而出“桃花源记”的锦句“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留下你的影吧,把美景摄入镜头,把幸福写在脸上。

流动的福,千回百转,流动的福,激越奔腾。当福在德天从天而降时,就形成了巨大的瀑布。德天者,惟德者福,德如天厚,福如东海。惊异的是,壮乡的瀑布如泓大的水晶帘倾泻叮咚,而比邻他乡的瀑布则黯然失色。你不会千里一披一披的来此沐浴寻福,无不把福揽入怀中,带回乡与家人分享。如今,国人的福祉就如广西绿得一塌糊涂的香蕉林,如盖的绿叶下都藏有一串串果;又如那万顷连绵的甘蔗园,青枝绿叶间流淌着如蜜的甜。香在岁月,甜在心间。再留个影吧,把这幸福的甜蜜也打包带回家。

再细看驴友相册的结尾文字,竟是一段壮乡的山歌:“唱山歌来,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唱出日子甜蜜蜜哟,唱出幸福一千箩。”

## 小巷风景

□ 王东昶

巷头有一个卖茅茅的水果摊子,摆摊子的,人家都称她张奶奶。

张奶奶年逾花甲,穿着朴素,但很整洁。做事动作麻利,一看就是个能干人。不管怎么忙,她总是乐呵呵的。

张奶奶人性好,热情待客,童叟无欺。特别那出神入化的削茅茅动作,给人一种艺术享受的感觉。顾客们口口相传的活广告,自然为张奶奶茅茅生意扩大了影响。路过这里的人总要带上几斤茅茅,加上许多回头客,茅茅紧削不够慢卖,小小摊子生意很火爆。真是“好酒不怕巷子深”。

一次路过张奶奶的摊点,好奇地欣赏着她削茅茅的功夫。只见她左手的拇指、食指、中指合力旋转着茅

## 灌云报